

胡向真 著

因风飞过 蔷薇

百转无人能解，
因风飞过蔷薇。

著名主持人
董路倾情推荐。



翻开这本书，
你将遇到更好的自己。

“北大培文杯”
一等奖获得者

胡向真 著

THE WIND

胡向真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因风飞过蔷薇

THE WIND BLOWS THE ROSE

阿真 著



翻开这本书，
你将遇到更好的
自己。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因风飞过蔷薇 / 胡向真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7. 1

ISBN 978-7-5063-9330-0

I. ①因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06943 号

因风飞过蔷薇

作 者: 胡向真

责任编辑: 省登宇

装帧设计: 夏 冬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中煤 (北京) 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 数: 180 千

印 张: 7.375

版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330-0

定 价: 2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序

文 / 黄忠

向真的《因风飞过蔷薇》要出版了，嘱我写篇序。

说实在话，我还是很喜欢向真的，尤其是她对自己文章的自信和用心，十分打动我。我本来就打算给她写点东西，但她说想请名家写序，我想我并非名家，主人公没有开口，我大可不必急于自己赤膊上阵的。

然而名家自然难请。我们都是出身草根的人，虽然获了一点奖，发了一点文章，但本不认识什么名家，即便能说上句话，在名家的眼里，也不算什么。最终兜兜转转，还是由我来写序。这是很正常的结果。我常说，“门当户对”不仅仅适用于婚姻之中，交友同样适合。一般而言，我们的好友都是与我们同一阶层的人物，只有同一阶层，才不至于产生过大的心理落差。虽然同阶层也有些微的差距，但共同话题自然多些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向真一直是个温和的女孩子，戴着眼镜，很清秀，一直微笑着。说实在话，向真并不是来自于我们这里最好的学校，在高度重视分数的团队中，她一开始并没有引起我特别的关注。而我有时会不经意地提起文化课成绩，说起文化课的重要性。这时，我总是会看到向真不服输的表情。有时我想，她还真是一个很有志气的孩子呀。

随着接触向真的文字越来越多，我也越来越为她真诚的文字所打动。她对孤独的独特感悟，她对亲情的细腻感触，她对生活的敏锐观察，都让我深为触动。我有一种感觉，像向真这样的孩子，才是真正有文学天赋的孩子，虽然不一定会达到琼瑶那样的成就，但却是有成为文学大家的潜质的。

有时候我也会怀疑，如果抛却了所谓高考成绩考虑，她的文字，会不会是最打动我的呢？

其实有时想来，我们现在的文字，都已经承载了太多功利的色彩。功利或许会让我们感觉有看得见的收获，却经常让我们失去了文字原本带给我们的快乐。所以很多时候，所谓荣誉，所谓成绩，都是双刃剑。

当然，我看好向真，并不是说她的文学之路会很顺畅。这个社会是一个机会很多的社会，也是一个竞争很激烈的社会。任何事业的成功，都不容易。文学的路，一样难走。当年琼瑶具有如此高的文学天分，尚且花了那么多年才算走出了一片天。而向真的文字，虽然长于叙事，在思想的深度上却还需锤炼。简单来说，故事看着都还是蛮好看的，却没有那种让人产生普遍共鸣的点。

而生活中，无论《蜗居》，还是《虎妈猫爸》，诸如此类的畅销小说和热门影视剧，都需要有一个引起人共鸣、让人热烈讨论的点。怎样抓这个引发人共鸣的点，可能是向真接下来要认真思考的事情。

向真不知有没有那么强的毅力，可以守到云开见月明的一天。希望能如她所说，对于文字，“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”

祝福向真。

（黄忠，作家，新金鳌文化传媒创始人）

目 录

CONTENTS

序 / 001

第五个纬度的夏天 / 001

暮春已度，夏至未至 / 017

因风飞过蔷薇 / 050

夏末的雪 / 065

来不及在夏末遇见你 / 081

南半球看不到北极星 / 084

氓 / 103

那些花儿 / 108

逆行 / 114

秦淮以南 / 138

软化的硬糖 / 161

岁月无恙 / 170

在天黑的时候遇见你 / 184

桃花庵里没有我 / 211

后 记 / 225

第五个纬度的夏天

从南京到温州，跨过五个纬度，下了五场大雪。

这两座城市，从毫不相干到渐渐有了联系，我把这一切归功于我。

两座城市，两个人。

就像数学里交集并集的概念一样，在这两所城市的并集中，重合的那个人，是我。

我从未想过，有一天，我会离开温州，孤独而又落魄地前往南京，却也不曾料到，我又终将带着不舍离开南京，只身回到温州。

也许世间很多的事本就是琢磨不透的，否则我也不会反反复复患得患失，最后兜兜转转又回到原点。

可后来，我发现，这原点，早已没有了原先的模样，变得面目全非起来。

所以顾北，当最后一切都归于零时，我们还会相遇吗？

我无比怀念，多年前南京的那个夏天，我们相遇，然后你说
你叫顾北，我说我叫苏夏。

你好顾北，别来无恙。

南京

在荒唐地经历了十二分之一的人生后，我莫名地被父亲塞进
车里，颠簸九个小时，去了一座陌生城市。父亲说：它叫南京。我
坚定地说：我的家叫温州，我要回家。父亲无可奈何地看了我一
眼，叹了口气长长的气，却不说话。

我知道，从这一刻开始，父亲已不再是我小时候那个可以让
我骑在他背上玩笑嬉戏的父亲了。他已经变了，变得无论说什么
都不容我反驳了。我知道，我们之间的亲情快荡然无存了。

后来母亲告诉我，父亲不是不爱我，他只是想让我接受更好
的教育，将来成为更为出色的人。当然这只是后话，因为他们永远
不会知道，比起功名，更值得让一个孩子去宝贝的东西，是亲情。

我就这样后知后觉地跨过五个纬度，被丢弃在了这座古老的
石头城。

他们回去了，他们又跨过五个纬度回到了温州。离开前对我
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夏夏，好好照顾自己，长大后你就会明白，
我们这是为了你好。”

多么可笑又多么荒唐，我只身一人跨越五个纬度后停留在南
京，而这之间的理由仅仅是单薄而又无力的三个字——为你好。

我对自己说：“苏夏，以后你就是一个人了。”

我被托付在了一所名为“外国语”的寄宿学校，看着周围黑糟糟的人群，像是棋盘上的一枚枚棋子，从出现在这世界的那一刻起，就早早地被安排好如何终老。也许，在一定程度上，我们都是是一样的。

父母帮我简单收拾好行李后，便返回温州，空留我一人在寂寞的石头城哭泣。

我没有多余地反抗，因为我知道，父亲已经变了，反抗也是无济于事，还不如平静地接受这一事实。

我躺在寝室里小小的木板床上，睁着眼，看着上铺木板的碎屑一点点飘落下来，轻飘飘地落在我的身旁。我在脑海里演示了一遍遍即将熬过的六年，或许，更久……我应该会变得自闭起来，整天什么话也不说，只知道盯着枯燥无味的课本，摇着脑袋，大念：“知乎，知乎……”然后以优异的成绩衣锦还乡，被父母夸奖说我是他们的骄傲，再然后呢，考上公务员，结婚生子，再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，为他安排好一生的轨迹……

后来我发现，其实我错了。我的错误就在于，早早地认识了你，顾北——那个使我脱离了人生轨迹的男孩。

我从未想象过，有一天，我会因为一个人的某一句话，义无反顾地选择反抗。就像我现在写这些东西时，想起了你，嘴角还是会微微上扬。

我们的相遇，平淡无奇，远不如偶像剧来得那样狗血，甚至还显得有些乏味。

就像是大多校园故事中会写到的那样，我们之间，仅仅是因为一条本意是将对方划分开来的三八线，联系在了一起。

初次相遇时，你剃着小平头，穿着简单宽松的T恤。那时你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狂放张扬，动不动就摆出一副要替兄弟报仇视死如归的样子。小小的拳头张狂地挥舞着，仿佛可以征服全世界。我不由得皱起了眉头，对你有些反感。“幼稚。”我在心里默默地吐槽你。

所以后来老师将我们两个排在一起，做同桌时，我拿起铅笔，不紧不慢地在漆着红漆的双人桌上画了一道长长的三八线，企图与你划开界限，保持距离，免得和你有过多的交集。

后来发现我错了，我们像是两条相交线，命中注定有相交的那个点。

你看了看我，把头凑到我跟前，“喂同桌，能不能别这么矫情啊。”我看着你清澈的眼睛，坚定地摇了摇头。你无可奈何，只好伸出手说：“我叫顾北，顾家的顾，北方的北。”我迟疑了会儿，却还是出于礼貌握了握你伸出的手。

顾北，原来从那时候开始就已注定你永远只能生活在我北方的城市。我放下警惕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我叫苏夏。”

你真的是个很得寸进尺的人，仅仅是简单的自我介绍后，你就装作一副和我很熟的样子，拿出橡皮将那条三八线擦得一干二净，我甚至看不出它原有的痕迹。

我有些后悔我那出于礼貌的握手，要是早知道你会如此厚颜无耻，我宁可不顾礼貌将你冷落在角落的尘埃中。

然后你说既然我们相遇了，就要珍惜现在，免得到时候分别

会后悔。我一脸不屑地看着你，摇了摇头。

只是顾北啊顾北，你说得没错，在离开你后的几年内，我常常想起你就会泪流满面。

不过我们坐了同桌后倒也算友好，经常一起在上课打盹，偷吃零食，分享抽屉里的课外书以及互传纸条吐槽某个老师的口音。

我给你安利泰勒，你向我介绍科比。于是，后来我们分别时，泰勒和科比成了我们共同的男神女神。

你会说一口地道的南京话，然后鄙视我，“是不是南京人啊，连南京方言都不会讲，只会说字正腔圆的普通话。”我说，我不是南京人，我是温州人。你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问：“温州在哪？”我摇了摇头，说我也不知道。

你说我只会说字正腔圆的普通话，可是顾北，你错了，除了普通话，我还会讲温州话——中国最难学的方言。

我偶尔会教你说温州话，看着你艰难地说出几句口音极怪的温州话时，我没心没肺地嘲笑你。你也不生气，继续说着蹩脚的温州话逗我笑。我说顾北啊顾北，还好你不是温州人，不然你该怎么在温州生活下去。你不服气地对我说，如果你在温州，温州话肯定讲得比我好得多。

好吧好吧，我信了，你说什么我都信，毕竟我是这样地信任你。

你给我讲玄武湖四季，植满南京城的法国梧桐，以及涵盖各种小吃的湖南路的时候，带着本地人的骄傲与热情，可我却不可抑制地想流泪。你问我怎么了。我说：我想温州了，想念温州那令人垂涎欲滴的糯米饭，粒粒饱满富有嚼劲的糯米，漂着小油滴的

肉丝汤汁，轻轻一咬就嘎嘣响的脆油条，以及铺在糯米饭上面细细小小香喷喷的葱花。我哭着对你说：“顾北，我真的好想回去。”

顾北，我真的好想回去……可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到了一定的时候，原先所说的话会变得那么讽刺。

就像多年后的清晨，我一个人漫步在温州的街头，咀嚼着昨夜出现在我梦中的糯米饭时，却不可抑制地想起你。

学了地理之后，我们经常两个脑袋凑在一起，把地图铺满整张大桌子，用比例尺计算南京与温州的距离。我数了数，才发现它们之间隔了整整五个纬度。你仰着脑袋对我说：原来温州在南京的南方。

因为你也和我一样，想了解温州与南京的异同，所以我们都分外努力地学起地理。然后总在晚自习时故作博学地向对方分析，你指着书本对我说南京和温州都是亚热带季风气候，我说：嗯，它们都分布在秦淮以南。

只是纵使它们之间没有隔着秦岭淮河，却也真真切切地因为五个纬度而遥遥相望。

就像北方的雪永远也不可能与夏天重合那般，我与你的相遇，也不过是上帝开的一个小玩笑。而我，终将在未来的某一天，回到那个属于我的南方海滨城市。

冬·雪

南京很快进入了冬天，即使这已是我在南京度过的第三个冬天了，我却还是不适应这种刺骨的寒冷。我知道，也许真正冷的

不是天气，而是我的心。

南京的冬天是有雪的，年年有。而温州，鲜少有。记得我离开前的那个冬天下了七年来的第一场雪，自此，温州便再也没下过雪。

我与父亲母亲已经很久很久没交流了，久到我已忘记他们的声音，以及上一次通话的时间。是的，他们都很忙，我们都有自己的事要做，自己的路要走。

在一个下着雪的夜晚，母亲打来了跨越五个纬度的电话。即使已经那么久没联系了，可听到她声音的那一秒我还是想起了她。

我不喜欢给手机号码弄备注，因为这样无论谁打电话过来我都会以为那是爸爸妈妈打来的，然后开心那么几秒。我知道，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给予了我多少的快乐。

我颤抖着手，哆哆嗦嗦地拿起手机，艰难地按了下接听键。

母亲说：“夏夏，你过得还好吗？”

我说：“嗯。”

她问：“钱还够花吗？”

我说：“嗯。”

她说：“夏夏，你能不能跟妈妈好好说句话？”

我说：“哦，那你说吧。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分钟，继而响起了“嘟嘟”的回声。

我无力地放下手机，转头看着顾北，他站着我的身后，很安静地看着我，我觉得和他在一起时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显得那样安心。

我对他说：“顾北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不想这样的。我其实很想跟我妈妈好好说话，我很想告诉她我很想她，很想温州。”

我说我真的不想这样，我不奢求衣锦还乡，只想好好地拥有亲情。我说我愿意用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换回和他们相处的时间。哪怕最后，我将落魄得无法抬头，我也不会后悔。

他抬起了手，却终究没能给我一个拥抱，只是无力地放在我的背上，轻轻地抚摸。

我说我一点也不喜欢南京，不喜欢南京的天气，不喜欢南京的学校，也不喜欢南京的人。

“那么我呢？”顾北问我。

我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忙捂住嘴巴，在脑海里组织了一下语言后对他说：“顾北，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的。对不起……我不是故意的。”

你笑了，“我和你开玩笑的，我知道你没有那个意思。”

只是我没有觉得好笑。

我的眼泪没有预兆地流了下来，风干成一道道狰狞的痕迹。南京的雪，下得那么大，为什么独独冻不住我的眼泪？

我站在零下4摄氏度的南京，感受着雪粒子落在我肩膀上的重量，然后我发觉，雪粒子那微不足道的重量，却足以击垮我的身体，压榨出我的眼泪。

顾北没有说话，只是安静地看着我，整个世界，都陷入寂静的笼，唯一能听到的声音，只有我低声的哽咽。

原来，下了雪的南京，会安静得那么可怕。我开始絮絮叨叨

地说了很多：像很多温州的孩子一样，从出生开始，就已经被安排好了一生的轨迹。从小被送到别的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，然后再回家考公务员，找户家境殷实的人家嫁了，结婚生子，让孩子走自己曾走过的路。

顾北还是没有说话，捧起一堆雪，放在我的手心，让我感受雪的温度，凉凉的。雪开始一点点融化，我看着一堆白净的雪最终化为虚无，只剩下一团透明的水在我手心流动，然后我感受到了痛彻心扉的寒冷。就当我的手快冻僵时，顾北从口袋中拿出自己的手，紧紧地握住我。他的掌心很温暖，我的手又开始灵活自如了。然后顾北说：“阳光总在风雨后。苏夏，你要知道你現在所经历的这些，都是为了成就你以后的不平凡。”他一脸认真地看着我，企图开导我。

我摇了摇头，对他说：“顾北，你知道吗？我怕如果这样一直下去，等到最后一切归于零时，我才会发现，这个世界，根本没有我的痕迹。我想走自己的路，走一条干净得没有一个脚印的路。可是为什么？我的人生在还未开始的时候，就要被人安排好结局？”

顾北沉默了许久，然后抬起头问我：“为什么不反抗？”他清澈的眼睛如平静的湖水被一粒碎石子惊扰，掀起一层涟漪。我说我甚至没想好怎么抗拒，就已经被扔到了这座城市。

是啊，既然讨厌这样的生活，为什么不挣脱？

可是顾北，你知道吗？我害怕，害怕纵使反抗了，也没能收获自己预想的结果，那么到时候，只会更绝望吧。况且，我不愿爸爸妈妈对我失望。

“苏夏，我希望无论如何，你都能开心。”顾北对我说完这句话后，像鼓起了很大的勇气那样，抬起手，给了我一个拥抱。

你的拥抱很暖，暖到我竟萌生出一直待在雪地里这种荒唐的想法。我钻进你的怀抱，将耳朵贴在你的胸膛上听着你铿锵有力的心跳，然后随着雪，将自己沉淀在零下4摄氏度的世界里。

你说：“苏夏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还是哥们。”

我说好，永远的哥们。

星·灯

我站在玄武湖的湖边，看着白昼慢吞吞地褪去，夕阳被黑夜一点点地吞噬，最后天空只剩下了黑色。我才发现，原来南京的夜晚，没有星星。除了湖边闪耀的霓虹灯，我竟找不出多余的光亮。

我拿出手机，用力地在键盘上摁下一个个数字，然后拨了出去。手机里传来了我熟悉的声音，跨越了五个纬度来的。

我平静地问她：“妈，温州下雪了吗？”

“傻孩子，温州在江南地区，怎么会下雪呢？已经好多年没下过雪了，想要下雪，应该很难吧。”

“妈妈，那你告诉我，温州现在多少度？”

“16摄氏度。”妈妈说。

“妈妈，你冷吗？”

“妈妈不冷，夏夏，你多穿点衣服。”

“是啊妈妈，你在零上16摄氏度的温州，又怎么会体会到南京零下4摄氏度的雪。妈妈，你知道吗？我好冷，真的好冷。南